家以市於齊史甘茂傳

史記甘茂傳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讙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辨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

恃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季君即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國策仇液作仇赫）請以魏冉為秦相（語詳國策）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本紀十年樓緩為丞相十二年樓緩免魏冉為相）欲誅呂禮禮出奔齊（史穰侯傳）

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　齊使章子魏使公孫

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眛

九年孟嘗君薛文来相秦　與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

十年楚懷王朝秦秦留之　薛文以金受免金受秦相姓名　樓緩為丞相

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　彗星見　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還之秦即死歸葬

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冄為相　予楚粟五萬石

十三年向壽伐韓取武始　左更白起攻新城　五大夫禮出亡奔魏以任鄙為漢中守

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史白起傳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

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　攻楚取宛

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並魏地　冉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為諸侯

十七年城陽君入朝及東周君來朝秦以垣為蒲坂皮

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其說見齊傳與本紀互有詳畧故並存之

韓非子　穰侯相秦而齊强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為東帝而不能成也

二十年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

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内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

郡

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　楚人反我江南（黔中郡反歸）

杜氏通典　秦昭王（三十年）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置黔中郡今武陵澧陽及黔中五溪中諸郡也

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請和

史記（穰侯傳）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三十二年）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史

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睪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刦王以求多割地

三十四年秦以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

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

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予穰侯（以上史秦本紀）魏人范雎入秦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

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說苑敬慎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十觔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摺齒睢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

者醉更溺睢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弃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禄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禄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禄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

范睢辭讓是日觀范睢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范睢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向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

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

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慶忌吳王僚子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臣

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向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

邢丘 史范雎傳

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能取

秦昭王三十八年上郡大饑山木盡死蜂食民苗民無所食 洪範五行傳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艸著 謂艸本著地而生也 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以活民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

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三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於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

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柰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

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

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
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
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
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
臣聞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
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
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
御上蔽下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

知之矣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令吾事之
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睢曰主人翁習
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
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睢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
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
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
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
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向者

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史范雎傳

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

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陽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刦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

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史白起傳）

愈殺牛塞禱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也以吾勢之為我用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絶愛道也韓子外儲右

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

相來弔祠視喪事以上史秦本紀

孝文王

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為天彭門乃至湔及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髣髴若見神遂從江上立祠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濆水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别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舡岷山多梓栢大竹頹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

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史秦本紀）

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户（史呂不韋傳）

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絶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驁伐韓韓獻成皋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

二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五上

史河渠書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底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成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　史秦始皇本紀

徙居野王阻山以保魏之河内

七年彗星見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　將軍蒙驁死　攻龍孤慶都還兵攻魏取汲　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　夏太后卒　莊襄王所生母以上史秦始皇本紀

秦夏太后卒別塟於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　漢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　呂不韋傳

王初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

遷其民於臨洮

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

封嫪毐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宫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大小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為毐國（以上史秦始皇本紀）

史（呂不韋傳）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

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毒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髮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毒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毒嫪毒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毒舍人千餘人封毒為長信侯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　攻魏垣蒲陽　四月上宿雍己酉上

冠帶劍　寒凍有死者　楊端和攻衍氏　彗星見
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
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為亂王知之
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
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
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內史肆
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

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急欲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耶皇帝曰何等

齊趙來置酒　以桓齮為將軍

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以上秦始皇本紀）

李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李斯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學既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

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騷音掃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强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史李

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語詳國策）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史甘茂傳）

秦王拜李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

侯使天下之人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産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産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虚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史李斯傳

韓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安也韓王不能用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

自以為不如非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

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

伯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伯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
國也雜民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
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
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
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
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河間引軍而去
西攻脩武踰華絳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
一領甲不苦一士民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為

来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謀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絶矣斯之来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効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一得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葅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搆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聞於耳而乃用臣斯之

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之以為秦國尉卒用其策秦始皇本紀

十一年呂不韋之河南六國年表 以李斯為丞相 王翦攻閼與橑楊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斗食官秩也 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 王翦桓齮楊端和攻趙鄴取九城以上秦始皇本紀

十二年呂不韋徙蜀自殺通鑑綱目

其門視此　秋復嫪毒舍人遷蜀者　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　王之河南　趙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之走桓齮　正月彗星見東方
十四年桓齮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定平陽武城
秦攻趙李牧與秦戰肥下却之　韓非使秦秦用李斯

謀留非死雲陽韓王請為臣（以上秦始皇本紀）史（韓非子傳）韓非使秦王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國策秦王誅非與此不同）其著書傳於後世

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擊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

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

史秦始皇本紀

史刺客傳秦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

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

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刦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矣還反殺之淮南子人間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音之旨一日遂辭歸秦青乃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遺糧